

神學書評

McGrath, Alister E. *A Passion For Truth: The Intellectual Coherence of Evangelicalism*. Leicester: Apollos, 1996. 286pp.

麥格夫著：《追求真理：福音主義的思想格路》。列斯特：亞波羅，1996。286頁。

「基要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曾因一些對自由主義矯枉過正的反應，而凝固成一個封閉、無知、偏狹等負面的形象，亦成了那些自命前衛的基督徒學者的嘲弄對象。作為基要主義批判的繼承者之福音派，也被迫承受這些原封不動，數十年如一日的責難。許多人有一個牢固的印象，以為福音派是不問世事，只顧傳福音，對學術世界一竅不通，甚至是有濃厚反智傾向的。他們急不及待要跟福音派劃清界線，公開聲明自己不是福音派，以顯示心胸廣闊，思想進步。有趣的是，作出劃線的人，有些竟然是就讀於原屬福音派的神學院或在福音派教會裡聚會的，這真可以說是陣前易幟，公然策反了。

說這些批評數十年如一日原封不動，是因為這些自命前衛的學者大多昧於事實。他們看不見時至今日，福音派已不再是更正教裡的一個小教派，無論從人數乃至各方面的事工言，都已是不折不扣的主流派。他們不承認福音派在神學研究方面碩果纍纍，卻將自己的神學議題定為一尊，認為凡沒有參與這些神學討論的便等於是反智無知了。不大有趣的是：不少在福音派陣營中的人，恆常懷有原罪感，竟然也跟著這些人起哄，咬定聖經研究必須首先處理耶穌是否雙性戀者、神學知識必須是反命題式的，否則就是「沒有神學」。

福音派可以有神學嗎？這是麥格夫在他的《追求真理：福音主義的思想格路》一書所問的問題。他指出：儘管近年來福音派信徒在學術研究上有出色的建樹，但即使是在福音派自身，是否值得將資源投注在神學研究上，也不是毫無疑慮的。這除了是因為他們所秉承的基要主義的餘緒作祟、教會內壓倒性的實用主義取向外，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學術界的世俗化與精英主義傾向。那些批評福音派沒有學術的人，絕大多數本身都是對教會（我指的是堂會和信徒，而非抽象意義的群體或思想）沒有承擔，與信徒群眾和教會生活嚴重脫節的人。這是當前神學專業界

別的特色。他們躲在大學或某些前衛的神學院裡自說自話，批評那些面對信徒群眾的神學為庸俗神學 (populist theology)。由於「神學」一詞彷彿已給這些人壟斷了，故不少福音派的人遂認為只有兩個選擇，或是趨時髦的跟隨學術菁英，拾人牙慧；或是全盤拒絕投身神學領域中。

麥格夫稱那些脫離教會生活的神學菁英所建構的是學術神學 (academic theology)。他一方面同意福音派若投身學術研究，不能對學術神學的神學議題絲毫不作回應；但另一方面卻又反對被這些人對神學研究的定義所規範制肘。他指出過去一直以來，福音派都過於防衛性與回應性，總是以自由派或新自由派的神學議題為「正題」，而將自己定義為對之回應的「反題」，不管他們是贊成抑或反對，都沒有建立起鮮明獨特的神學人格。因此，他呼籲福音派神學工作者必須確定自己的信仰立場和神學身分，訂定自己的神學議題。

作者從五方面探討福音派的神學人格和思想進路：一、耶穌基督的獨特性；二、聖經的權威；三、福音主義與後自由主義；四、福音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五、福音主義與宗教多元主義。

麥格夫宣稱，福音派所應高舉的不是聖經而是耶穌基督，他們承認耶穌的權威性，拒絕任何將上帝矮化、變作人可以控制擺弄的偶像之做法。耶穌基督是聖經所載的那位上帝之自我啟示，而非某些抽象的宇宙動力或原理；祂是人類的拯救者和代贖者，而非只為人間設定某個道德或靈性的榜樣。這些基本的信仰內容是打從有基督教以來，便為歷代正統信徒所共同信守的，早期教父如此，改教運動者亦然。因此，福音派並非如某些人所誣衊的為二十世紀的新生事物，卻是那個二千年的神學道統的直接繼承者。

談到聖經的權威，麥格夫毫不客氣地揭露那些高唱如今存在「聖經權威的危機」的人的虛妄。事實是全球認信聖經權威的人一直在增加，反對聖經權威的自由派不斷在萎縮中，故所謂「危機」，不過是存在於某些拒絕聖經權威的少數派身上；而他們之所以反對聖經的權威，許多時不是證明了聖經的權威失效，而是他們在基本前提上反對一切的權威。作者引用早期教會該撒利亞的猶西比烏 (Eusebius of Caesarea) 的帝皇神學、近代納粹德國的自由主義神學及東正教在史太林時代的表現為例，指出任何主張把聖經的權威置於某個人間的社會與文化的意識形態之下的做法，都是將文化凌越於聖經之上，並且使當代流行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上帝」。他詰問：要是我們批評德國基督徒向希特勒屈膝，為何我們卻同時主張聖經得降服在婦女經驗之下？自由主義神學並未使人擺脫聖

經與教義的權威而變得自由，卻只是轉換了另一個更不可靠的文化獨裁者。惟有我們順服聖經的權威，方可從文化、人類經驗、理性及傳統的制肘中得著釋放。

談到福音主義與後自由主義的關係，作者斷言無論從學術乃至教會角度觀之，自由主義都是已死之物，故福音主義無須再跟自由主義這個神學系統對話；但她卻得與某些仍廣泛存在的自由主義傾向之神學思想對話，其中尤以在八十年代興起的後自由主義最值得注意。後自由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之企圖將基督教屈從於一個普遍的理性和經驗的系統中。他們承認基督教的特殊性；但卻拒絕相信基督教有任何固定且普遍的知性內容，而認為它不過是一套語言，用以詮釋人們的生活經驗。我們無須探問聖經是否在描述一個客觀的外在實體，而只須將之視為一套敘事的文法。宗教信仰並不具備知性，只是一種對人類經驗的詮釋。沒有真理，只有詮釋；神學於此關涉的只是基督教這個宗教傳統中語言遊戲的內在理路，只有在某個特定的語言系統內，才有真假對錯可言，沒有絕對值的真理。作者於此用了林德貝克(George Lindbeck)的文化語言進路作為例子。他認為，就反對自由主義拆毀基督教的獨特性而言，福音主義與後自由主義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福音主義卻不能接受將事實和意義分割，將神學完全局限在意義詮釋之內這個做法。不過，他承認兩者之間的對話形式仍在探索和發展中。

作者在檢視了福音主義與由啟蒙運動形塑的現代主義的關係以後，提出別把福音主義淪為理性主義的囚徒的警告。接著，他轉而介紹後現代主義所宣揚的觀念，包括否定存在著一個固定單一的真理或世界。作者認為，後現代主義所宣揚的「容忍」和「開放」，幾不可能避免變成知識上的虛無主義和價值上的相對主義，造成人們在道德問題上的不負責任。對福音主義者而言，他們在批判後現代主義之餘，也必須在神學和護教上適應現代主義末落後的情景，而何謂真理此問題仍是一個關鍵性的課題。

在最後一章，作者討論福音主義與宗教多元主義之關係問題。他引用紐比金(Lesslie Newbigin)的說法，將多元主義分為描述性(生活的事實)與規範性(意識形態)兩種；指出多元主義作為世界的描繪，乃是古已有之的，故今天多元主義的特點只是要將這個客觀事實變作規範性的公理，就是沒有人能聲稱他擁有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和等值的。作者特別提到，由於自由主義在福音主義的強勁發展下，已不得不站在守勢的位置上，而多元主義正是他們最能護衛自己標新立異觀點的藉口。因此，福音主義者必須正視多元主義這個意識形態。他對多元主義的評論是：不同宗教徒間進行宗教對話，藉以相互了解，是很有價值的

事；但宗教對話卻不能奠基在所有宗教都是在談說同一個對象，故相互了解可增進各自對其崇拜對象的認識此假設上。對話帶來尊敬，但非同苟同。福音主義者必須確認基督教的獨特性，特別不能對耶穌基督是人間唯一拯救此基本信仰作出任何妥協。

作者的結論是簡單而明確的：福音派應在學術思想的探鑽有更大的參與，這是業已成為更正教主流後所應有的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毫無疑問，麥格夫對當前神學界的潮流與未來的趨向是有深刻認識的。基於篇幅所限，他對後自由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評述略嫌籠統簡約，但基本上已點出其主要的特徵及理論的弱點。作為一本入門的導論，這個深度已夠稱職。而在談到福音派在神學探研上應有的努力目標方面，作者所提到好些做神學的原則，諸如確認耶穌基督拯救的核心性，避免過分陷在理性主義的囹圄中等，都是一針見血之言。在筆者看來，他提到有關福音派與後自由主義之間的異同關係頗為語焉不詳，而他似乎亦未成功地擺脫他在卷首所批評的福音派神學過於防衛性與護教性的傾向，全書有關未來的神學議題之釐訂仍主要是以「反題」的形式存在。不過，由於福音派學術研究的先天不足，能談到這個地步已很不容易。作者對福音派神學前景關懷的廣度和深度是筆者至為激賞的。我們需要這樣子導向性的著述。

對華人教會而言，受反智的敬虔主義思想影響，基要派輕視神學研究的情況遠較西方為嚴重。我們缺乏一個理性主義的神學傳統，故極易為庸俗的情感主義、功利主義的「市場神學」所影響。而在近十餘年間，不少年輕一代的神學工作者於西方自由派陣營的大學或神學院學成歸來，他們急於擺脫基要派封閉無知的形象，也不甘於繼續其在文化與社會上的邊緣化位置，如此，往往熱衷於將西方小圈子的學術神學的議題移植過來，生吞活剝，拾人牙慧，很容易便栽進自由主義或後自由主義所擺布的思想迷陣去。不過，與其消極地防範福音派陣地失陷於這些無知的「知者」手中，瞻前顧後，捕風捉影，不若讓我們正面地建立起福音派的神學道統來。我們不排除與那些跟教會和信徒割斷的學術神學（不管這些被稱為「文化基督教」抑或其他）對話，但我們的學術性並不由其擬定的議題所定義或規範。筆者期望有人將這本書譯成中文，俾在華人教會引起更廣泛的注意和討論。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